



KISMET® *Romances*

似梦非梦

No Illusion



[美]莉内蒂·肯特/著 张海楼/译

LYNNETTE KENT

似梦非梦

[美]莉内蒂·肯特/著 张海楼/译

漓江出版社 出版
迈托出版(远东)有限公司协办

(桂)新登字03号

本书根据美国迈托出版公司
(Meteo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3 年版译出

似 梦 非 梦

[美] 莉内蒂·肯特 著
张海楼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字数 105,600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0 册

ISBN 7—5407—1716—5/I·1098

定价: 7.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30)
第 三 章		(54)
第 四 章		(81)
第 五 章		(99)
第 六 章		(125)
第 七 章		(145)
第 八 章		(162)
第 九 章		(187)
第 十 章		(206)
第 十 一 章		(220)
后 记		(235)

第一章

“坐错车了！”

一个男人正靠在过道的座位上熟睡着，听到她的尖叫声后，头部动了一下，但是仍然没有醒来。司机一边转动着方向盘一边通过反光镜盯了她一眼。

考尔莉低吟了一声重新跌回自己的座位里。没有比这更糟的事了，她需要分秒必争地赶去工作，因为本来就已经够迟的了。但是这趟车却不是沿威斯可辛街向南去华盛顿的，恰恰相反，它将向北开往郊外。现在她必须下车并穿过街道，等候另一趟朝南去的公共汽车。她得先回到车站，然后等候那趟她该上的车……

停止了咒骂以后，考尔莉知道她必须从那辆将她载得更远的车上跳下来，然后她还得尽快地回

车站。

还好，我今天不用带那么多道具，她心想。她希望能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发现一点值得庆幸的事。星期天的早晨，人不多，也没有人挤过混乱的人群，像楔子一样塞进车门。

在她等候汽车进站的时候，她向司机问道：“请问您知道下一趟34路车什么时候到站么？”

“当然，女士，”他嘲笑地回答道，“我的脑袋里总是装着所有的汽车时间表。”

最后一点愉快的心境也被破坏了。“祝你今天愉快。”她一边说一边冲向街道。

当她刚刚跑到最近的拐角时，那辆公共汽车嘶叫着开过她的身边，仿佛仍然在嘲笑她的愚蠢。以前她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但是从来不像今天这样需要赶时间。其实她应该想到，星期天的早晨她也许会独自在车站等车，她应想到如何去应付这个局面，如果有人同她一起等车，事情就变得容易多了。她可以向别人询问那趟车是不是她该乘的，那就不会出现今天这事，虽然她的麻烦只是刚刚开始。

这个号也许是正确的。她总不能确定那是不是“3”，它们看上去更像是“8”或“5”。而今天来的这辆，像个“E”。但她肯定那是“34”而不是“E4”。如果

她能读懂标牌就好了，可她不行，只能凭感觉跟着众人走。

哎，考尔莉一边看着前面一边叹气。一切表明，你不应当太自以为是。特别是在这个明媚的早晨，她能够感觉到风儿围着她的长裙转圈，并爱抚着她的双腿。这是这个特殊的季节里，这个城市里最美妙的一天。喧闹声几乎听不见，在她等车的时候，她用不着吸到车辆排出的废气。太阳暖烘烘地照耀着大地，也许工作完毕之后，她可以到莱菲特公园去看看今年的郁金香长得怎么样了，那一定非常有趣。

二十分钟过去了，她仍然待在那儿，她仅剩的那点乐观的心情也飞走了。毫无疑问，她肯定迟到了。虽然也许他们并不会因此而解雇她，但他们将扣掉她的部分报酬。她自言自语道，我必须挣到足够的钱来保证下个星期的开支。那该死的车在哪儿？

当那个蓝白相间的巨兽最终向她开过来时，她根本不看标牌，因为她不识字。但是，鉴于以往的经验，在她向盒子里投硬币时，她问司机：“您在友谊路停车吗？”

“是的，”他回答。考尔莉轻嘘一声，坐进了前面的位子，然后开始重新计算她的时间表。花十分钟

回到车站，大概又等了十分钟，再过十五或二十分钟到达目的地。就是这样，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她的脑海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如果可以自己开车，那一定比现在好一千倍。但是，她必须获得驾驶执照，要想得到执照，就必须得认字，还是算了吧。当公共汽车驶向站头时，她安慰自己，不管怎么说，如果我可以驾车，我还得交纳停车费。公共交通将变得更加拥挤，还可能发生事故、污染空气等，这么多“好”事。

还没等她的这些公众意识安慰一下她的沮丧的心情，她就被告知，由于迟到了一个钟头她将被扣除三分之一的工资。考尔莉很冷静地接受了这个坏消息，并微微扬起下颏准备迎接挑战。“那就这样吧，查非先生，现在我得开始工作了。”

她把道具一件件从帆布包里拿出来装进衣袋，她没有时间后悔。

但是，当浴室的镜子里映出她那发红的脸颊和生气的眼睛时，她知道自己需要时间过渡一下。为了下两个小时，她需要放松和镇定自若。如果她不高兴，那么别人也高兴不起来，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深呼吸。”她告诉自己要集中精力。她闭上眼

睛，肩膀放松，低下头过了几分钟。她获得了所需的心境。现在，她的神情自若，肩膀松弛，后背笔直。她把手伸向前，做了一个复杂而漂亮的动作，并从空中变出了一朵红玫瑰。

“谁要识字，”她自语着，并浮现出一丝微笑，“如果我能变魔术的话？”

· 当她走进那个宽敞、明亮的大厅时，她忘记了今晨的怒气和生活中困扰着她的问题。她的精力完全全集中在表演上面。饭店里有许多孩子，她喜欢把他们逗得咯咯笑个不停，喜欢看他们的眼睛由于看到不可思议的事而变得闪闪发亮。数年前，当她对给成人表演魔术失去兴趣的时候，为孩子的生日晚会表演给了她新的开始。但是，随着她的名气增加，为孩子们表演的机会倒减少了，可是她乐于为每一个喜欢她的孩子做表演。要知道，孩子是那么特别，那么重要，并且那么有趣。

就说那个坐在角落里的男孩吧，自从她一进门起，他的眼睛就没离开过她。考尔莉知道那是一个真正的魔术迷，并一直朝他走了过去。那个和他在一起的男人一定是他的父亲，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相似，似乎感情也是相通的，每次当她朝这个方向看时，她总是遇到他的眼睛。

最后，她走到他们身边，并把一只手轻轻地放

在男孩的肩上，“对不起，”她说道，声音足以使饭店里每一个人都能听到，“你知道你的耳朵上有一只高尔夫球吗？”

那个小男孩用迷惑不解的眼睛注视着她的手摸着他的脖子。当她的手从他的身边离开时，他的嘴由于吃惊张得大大的。他默不作声地盯着她，看着她拿出一只雪白的高尔夫球递给他。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她双手摊开，面带微笑，“但是每个人好像都带着高尔夫球，包括大人在内。”说着，她小心翼翼地从小孩父亲的头上拿下了另一只高尔夫球，这次是桔红色的。

“哦，能再做一次吗？”男孩以他那九岁儿童特有的热情跳了起来。

她一边点着头一边走近男孩，细细地端详着。他真的非常可爱，一头金色的鬈发，一双她从未见过的大眼睛。“你叫什么名字？”

“埃里克·卡罗。”他认真地回答。

“哦，埃里克，现在看上去，你没有带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不过我会给你带来一些有趣的东西。”她的手伸进裙子里，拿出一对海绵做的兔子，“伸出你的手，”她把其中小的那只放进他手里并握住了他的手，“你手里的是兔妈妈，我这儿还有兔爸爸。咱们要小心，让它们分开呆着，否则，咱们就要有一群

兔孩子了。”她紧紧地捏着自己的拳头。“来，咱们一块儿把手并拢。”他专心致志地随着她移动。“好了，现在，再看看吧！”

埃里克张开手掌，高兴地大叫起来。小兔子已经变成了一群，“真妙！”他叫喊着，“你怎么变出来的？”

“兔子就喜欢这么干！”她一边从他的手里接过它们一边解释，“好了，”她看着那张桌子和小男孩刚吃了一半的饭菜，“你相信吗？我把我的手绢放在你的盘子下面了。”当他开心地大笑时，她用左手举起盘子，并用右手手指把那块红色的丝绸从盘子下面抽了出来。她拉着拉着，丝绸由红色变成黄色，然后又变成翠绿色，最后是蓝色。最后，她的头部上方飘起了彩色的雨丝。

“谢谢，”她说，“我想知道它们从哪儿冒出来的？”

父亲和儿子热情地鼓掌。她微笑着向他们鞠了一个躬。“谢谢你们，好心的先生们。不过临走之前，”她说道，同时又一次张开她的手，“你的鼻子上有这个东西，会不会感到很不舒服？”

她的拇指碰了一下他的嘴唇，然后移开了手。在她那摊开的手掌上，有一大块糖果。她把糖放在了玻璃杯上，再次微笑地鞠了一个躬，走开了。

埃里克那张笑咪咪的脸转向他的父亲。“爸爸，

你知道她是怎么弄出来的吗？她干得真漂亮，对吗？哦，我喜欢这个魔术师！”在大约离他们两张桌子远的地方，有三个小女孩正瞪大眼睛看着她们面前的水杯上突然魔幻般地出现了雾气。埃里克一边拿着糖果，一边目不转睛地追随着女魔术师走来走去，看着她把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变成现实。

不过，还有另一双眼睛也在注视着她。彼得·卡罗在那女子走近他的儿子后，其实，在她刚刚出现在门口时，就注意她了。高而苗条的身段，与其他过于修饰的女子相反，她穿了一件黑色无袖的裙子，显得成熟而优雅。她步履骄傲，周身散发着神秘的气息，仿佛是一只轻盈的黑猫，警惕地守护着自己。他心想，在众人的注视下，表演魔术并做得滴水不漏，这需要很强的自信心。

现在，他耐心地等着他的儿子吃完他的饭，彼得的眼睛再一次移到了魔术师身上，带着欣赏的眼光，看着她微笑着，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穿过房间。当埃里克沉醉于女魔术师的高超的技巧并深深地折服时，彼得感受到更多的却是更基本、更原始的一种东西。也许，她变戏法的天赋很了不起，但她那对闪烁的眼睛却能使许多男人为了满足她的愿望粉身碎骨而在所不惜，不管这个男人有多大年龄，有什么样的经历。

他的眼睛又回到了自己的桌上。埃里克又在那儿摇晃着他的椅子。“我们能去那儿吗，爸爸？求求你，我还想看。”他站起身并推着桌子试图看清楚一点，“看，那儿。她在变盐和胡椒瓶，爸爸。哦，我也能做！”孩子仿佛受了鼓舞一般，抓起桌上的胡椒瓶，希望能从中发现什么秘密。

彼得皱起眉并摇了摇头，“我还记得你上一次变戏法，我的孩子。我花了一个下午才把地毯上的鸡蛋从卧室中清扫干净。”接着，他转入了正题，“你不能过去打扰其他人进餐。你自己的饭吃完了吗？”

埃里克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遵命，先生。”他的声音中流露出明显的不满。

他的父亲毫不客气地说道：“你这个态度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他伸进口袋去找钢笔，突然发现一张短笺。可他根本没往口袋里放过东西。他把它拿了出来，原来是一张黑色的卡片，上面用白颜色写着考尔莉的名字，下面写着魔术小姐，右下角有一个电话号码。

她是怎么把这卡片放进来的？她怎么穿过他的茄克将卡片放进了他的衬衣口袋里？当他想这个问题时，又情不自禁地看了那姑娘一眼，这张卡片一定是她走近这长桌子时放的。但是，他发誓她根本没有碰过他，只是在一开始“发现”高尔夫球在他耳

朵上的时候碰过他的肩膀。虽然有时候她也做过手势，可这看上去不大可能。她那细长的手指竟会穿过他的茄克却不被他所知，这是一件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彼得突然摇了摇头，在帐单上签了字，并拿起信用卡。这姑娘是不错，她应该为此得到报酬。不过，说到底，这又怎么样呢？仅仅是一个陌生人而已，他顺手将黑色的卡片扔进了钱夹。

“走吧，埃里克。”他说着，迈开脚步朝外走。“你必须一小时之内赶到艾里克斯家。当然，”他建议道，“你也可以整个下午呆在家里。”

埃里克一边答应着，一边迈着双腿和父亲在饭厅赛跑起来。彼得抬起一只手来攫住他的肩，企图教会一个九岁的男孩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应作出怎样恰当的举止。

当他们一同走向饭店的旋转门时，埃里克脑子一转，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冲向餐厅。彼得猜想是他的儿子要把什么东西落在饭桌上了。他等了一会儿，可埃里克毫无踪迹，他开始半担心、半恼火地大步往回走。这个男孩总有一天会要了谁的命，不是他父亲，就是他自己。

他在走廊上向里张望，正如他所担心的，彼得发现他的儿子正站在魔术师旁边，睁大眼睛盯着她

从盘子下面抽出一块手绢。她在哪儿出现，孩子们就跟到哪儿。埃里克拉着她的胳膊，迫使她停在了屋子的中央，看起来想同她说些什么。彼得下意识地看了看天花板，担忧的心理渐渐被气恼占了上风。

“埃里克……”他说道，声音中带着明显的警告意味。

一张兴奋的激动的脸转向他这边。“我有一个绝妙的主意，爸爸！我的生日！她可以在我的生日会上为我的伙伴们表演魔术！我想问问她行不行，现在离我的生日不远了，这难道不是个好主意吗，爸爸？”女魔术师的眼光从孩子脸上落在了孩子的父亲身上。彼得注视着她那带着微笑的眼睛，并发觉周围的顾客都在不解地盯着他们。“对不起，我为我的儿子道歉，我知道他影响了你的表演。”他可以说得更多一些，但他渴望听见她的声音。

她粲然一笑，然后用他渴望听到的声音说：“没关系，”她安慰道，“我也该歇一会儿了。咱们出去谈吧，这儿太吵了。”她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手势，引导他们走出了饭店。彼得又一次感到尴尬，因为他的儿子的手一直紧抓着女魔术师的胳膊，而且她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孩子身上。“我很高兴为你的生日会做表演。为什么不和你的父母商量一下？如果他们

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你再和我联系好吗？”

埃里克一边抓着她的手臂，一边不停地跳来跳去。“我正在这么做啊，瞧，这是我父亲，他现在就能做决定。对吗，爸爸？”

“不，我现在无法决定。埃里克，不管你相信与否，魔术师还要为其他孩子在生日会上做表演呢。”埃里克的脸沉了下来，不过至少，他不再动来动去了。他被父亲用力捏了一把，以至于一下子松开了女魔术师的胳膊。

“既然我已经有了您的卡片，”彼得继续道，“我将在近日内与您打电话，约定一个您感到方便的日子来办生日会，小姐，您认为什么时候？……”

“叫我考尔莉吧，”她伸手抚摸着埃里克那一头金色的鬈发，然后缩回身，仿佛同他们俩都拉开了距离。“通常我在家排练到中午，如果我不在，您可以给我留言，我会往回打电话的。”她的脸上又闪过一丝灿烂的笑容，然后转身向着餐厅走去。

从后面望去，她的背影也非常好看，彼得这样下了个结论。笔直的、丝绸一般光滑的头发正齐着她的下颏，显露出她那长长的、光滑的颈背。那件肃穆的黑色衣裙从她的两肩呈V字形滑至腰际，勾勒出她那完美的轮廓，并留给他无限的想象。裙子长及脚踝，但却掩饰不住她那两条修长、性感的大

腿。“让人梦幻成真的女人。”彼得欣赏地感慨道。彼得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会不由自主地仔细观察这个陌生的女人的每一个外貌特征。他相信自己这一番细心观察已经超过任何一个男人所能做到的了。但是，只有这一次。直到她消失在饭店里，他依然在细细地品味着她带给他视觉上的无比的快感。他仍不满足地叹了一口气，重新把他的意识转到埃里克身上，发现他的儿子又一次不见了。“该死的，”他转过身，尽量用一种绝对权威的口吻，大声喊着他儿子的名字，“埃里克，埃里克，你在哪儿？我要你回来，马上回来！”“我在这儿，爸爸！”这次他倒的确离得不远，他正趴在自动电梯的中间几级跳得高兴。他一边答应着，一边还不肯下来。

“我就喜欢玩这个。”

彼得来到电梯下，“埃里克，快下来，快点。”

不管危险隐藏在哪一个角落里，这个男孩始终不肯按照别人说的去做。彼得把手插在裤兜里，一边等待电梯把儿子送到他面前，一边继续说话。“咱们得赶紧回车上去。你必须乖乖地跟我走，并且把嘴闭上。我现在很生气并且非常失望，因为我只要把眼睛离开你一分钟，就会发现找不到你，或者你又出了什么新花样。如果你不停止这种做法，那么我再出门时就要雇一个保姆来看住你，把你关在家